

上古音研究簡述

清華大學 中文系

李柏翰

bohandaniel@gmail.com

一、前言

語言是人類溝通傳遞的媒介，其內部成分（語音、語法、詞彙）隨著時間的流變或多或少會產生變化。相較於語法和詞彙而言，由於語音有稍縱即逝的特色，除非能有精確的錄音設備可以即時記錄，否則幾乎不可能達成「重現原音」的情況。這不禁讓我們產生疑惑：沒有時光機器的我們，能否再現幾千年前祖先所說的話？不妨可從古生物學家透過考古的化石遺跡，虛擬繪出恐龍的外貌來做思考；若是我們能蒐羅遠古祖先留給後代子孫的語音特徵，想必要重建出祖先的語言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因此，前人不斷透過古代文獻中留下的語音痕跡，努力對祖先的語言勾勒出大致樣貌，其後西方歷史語言學的語言重建（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方法傳入，讓語音的描寫更能透過音標符號做細緻的科學分析，直至今日我們已經能初步瞭解古音系統的語音特徵。

此文對「上古音系統」（Old Chinese Phonology）的研究歷程作簡單回顧，並羅列近來研究的成果，旨在提供讀者簡要的知識概念。首先，定義上古音的範圍，並說明所仰賴的重要文獻材料；其次，概述進展歷程的貢獻，以呈現各時代思想概念的轉變；第三，介紹古音重建方法引入後所造成的影響；最後，舉例說明如何從我們熟悉的國語語音，對應出上古語音的特色。

二、範圍與文獻

依時代來劃分漢語語音史的演變，大致分作：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現代音等四期，而「上古音」的範圍是專指周秦兩漢（約B.C.1000-A.D.200）的語音系統，雖然周秦與兩漢的語言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在語音方面基本上沒有差異，因此大多仍將兩漢劃歸於上古階段。該時代語音的記錄，多見於當時詩歌、韻文等群經諸子的文獻中，其中最主要是仰賴《詩經》韻腳和文獻諧聲字的歸納，進而能逐一推敲出上古聲類和韻部；另外，古籍中的音注材料（直音、讀若）、異文通假也是輔助的參考資料。近年來，學者們也從漢語方言的古音記載、早期域外借音等材料作為古音構擬的例證，更結合漢藏親屬語言的比較研究，開展上古的語音研究。

三、進展歷程

從魏晉六朝開始，陸續有知識份子發覺，閱讀古書時若使用自己的語音誦讀周秦韻文，明明原本是通篇押韻的句子，有些地方卻產生讀起來不協韻的情況。

當時他們並沒有語音演變的歷史概念，不曉得周秦語音與魏晉六朝語音有一定的差異存在，為了完滿解釋這種狀況，於是就用自己的方法將無法協韻的韻語改讀成相近或可以押韻的語音，在古書中則以註記「協韻、叶音、改字、韻緩」等方式，作為改讀的依歸。此由唐代的一件軼事，說明這種「改字」的風氣，據說唐玄宗讀到《尚書·洪範》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時，赫然發現依照上、下文兩句押韻的情況，「頗、義」兩字並無法相押，私自以為是古書抄錄上的錯誤，於是就將「頗」改為「陂」，好讓「陂、義」兩字能有諧韻的效果；然而若從上古語音來看，「頗、義」兩字原來都屬於上古「歌部」字，韻母都有[a]的特徵，所以可以互相押韻的。像這類隨意改讀的情況，在後代流傳很廣的〔宋〕朱熹《詩集傳》、《楚辭集註》中是相當盛行的，可見這種錯誤的方法影響很大。

明代起，陳第（1541-1617）開始有語音演變的觀念，用直音的方法個別標記《詩經》用字，嘗試考定原本的古音音讀，於是開啟了古韻研究的基礎。之後的清代學者，從顧炎武（1613-1682）開始一個接著一個，透過有系統歸納《詩經》韻腳的方式，全面對上古韻部分類進行研究，其中段玉裁（1735-1815）更運用了「諧聲字」的材料，提出「同諧聲者必同部」的原則，除了補充歸納韻腳所不足的地方，也大大影響日後上古聲母的研究。20世紀初年，若依據王力（1900-1986）的研究，則將上古語音系統歸納為：聲母三十三個、韻部三十部、聲調兩大類。

四、重建古音

儘管清代學者努力不懈想重建出上古語音系統，但由於漢字本身的表音方式並不精確，所以也只能停留在韻部的劃分，而無法準確擬測出真正的古音音值。直到20世紀20年代，國外歷史語言學的引入，漢語語音的描寫才有重大突破，其關鍵在於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運用西方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重建出中古音的語音系統，其成果見於《中國音韻學研究》，至今仍是重要的指導方針；後來高氏又藉此構擬出上古音系，完成《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近80、90年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致力於重建上古語音系統，不斷對高氏的學說提出增補，臺灣方面則以李方桂（1902-1987）《上古音研究》的體系最有影響力。此外，近年來學者們更利用漢藏親屬語言的比較研究，逐一細緻檢視漢語上古音語音系統，嘗試處理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

五、古今對應

透過前人的成果，我們可以經由一些基本的條例，從國語對應出上古音的聲、韻特色。聲母部分，從〔清〕錢大昕（1727-1786）到民初學者，總共對上古聲母提出十條對應條例，約可概括成黃侃（1886-1935）的「古聲十九紐」。例如：錢大昕曾提出「古無舌上音」的說法（以中古音聲母的術語來解釋，即：舌上音的知、徹、澄母，上古時都讀為舌頭音端、透、定母），若用國語來對應，即：凡是聲母讀為「出、彳」的，在上古都讀為「勿、去」，可以藉助一些文獻記錄來證明。首先，從「諧聲字」來看，「都_端、豬_知；盪_透、暢_徹；逃_定、兆_澄」三組字，分別屬於同聲符的諧

聲字，造字時它們應該都是同音字才對，但後代卻分屬「勹、去」與「出、彳」兩類。第二，從「異文通假」來看，〔東漢〕《說文》解釋「田」時，曰：「陳也。」，可知「陳澄」字讀音與「田定」字相同（其實兩字的上古韻母也都屬於「真部」，所以近乎同音）。第三，從「音注材料」來看，《說文》解釋「沖」字時，曰：「从水、中。讀若動。」從「讀若」的音注標記，可見兩字讀音相近。此外，若從保留較多古音的「閩南方言」來觀察，部分國語讀為「出、彳」（原屬中古知、徹、澄母）的字，如：「竹知、張知、抽徹、拆徹、池澄、住澄」等，在閩南語中都讀為「勹、去」的字，這就是一種古音的殘留痕跡。

韻母部分，例如：〔東漢〕班昭，當時被尊稱為「曹大家」，今日我們從漢代的稱呼來看，知道「大家」應該讀為「大姑」，是尊稱有學問且德行好的婦女。令人不解的是：不顧外在「字形差異」喜歡用「同音通假」的古人，為何會用「家」字來替換「姑」字，難道這兩個字在當時的語音相近嗎？其實上古時兩字都屬於「魚部」字，韻母都有[a]元音的特徵。今日國語「姑」字雖讀為「ㄍㄨ」[ku]，但上古讀為[ka]；「家」字讀為「ㄐㄧㄚ」[tɕia]，但上古卻讀為[kea]，可見與「姑」字讀音是非常相近的。又加上後來國語[k]組中的細音字產生顎化作用，所以原本聲母的[k]才演變成[tɕ]，形成今日「姑、家」兩字讀音毫無相干的狀況。因此，在面對古代的語音記錄時，我們絕對不能單從國語讀音的角度去理解。

另外，今日國語皆為單輔音的聲母，但是多數學者認為：「上古時有複輔音聲母的存在」，例如從形聲字就可以看出一點線索。古代同聲符的諧聲字，一定是讀音相近甚至相同，但我們卻可以發現在國語中，許多同聲符的形聲字卻分作兩類不同的讀音形式，如：「筆、律；剝、礫；龐、龍」三組字，各組前一字都是讀[p]類的讀音，後一字卻都是[l]類的讀音；又如：「兼、廉；京、掠；泣、立」三組字，各組前一字都是[k]類，後一字卻是[l]類。既然造字時使用的是相同聲符，當時絕對不會是兩個不相近的語音，最有可能的推斷是：它們原本應該是同一類，只是後代演變成兩類，所以上古時應該有複輔音形式的聲母，而一般學者將這類情況歸類為PL型與KL型的複輔音。當然在構擬複輔音形式時，不但需要大量的例證輔助，也必須通盤考慮語言結構的規則，絕不單只是簡單的歸類而已。

綜上所述，若能大致理解古音演變的道理，就能對應出許多上古聲、韻有趣的特色，有關這方面詳細的論述，可參考竺家寧《古音之旅》（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8年）一書。而今天我們若想瞭解某字的上古音音讀，可直接翻查像是《漢字古今音表》（李珍華、周長楫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這類工具書，書中會標示從上古音到現代音的字音讀法，可以有助於觀察語音演變的情況；另外，網路上也有相關的資料庫，如：「東方語言學」<http://www.eastling.org>可供查詢。